

故宮
珍本
集刊

劉向新序旁注評林

等七種



故宮博物院編

海南出版社

故宮珍本叢刊第 348 冊子部儒家類

故宮博物院編

劉向新序旁注評林

講學要語 御製資政要覽

內政輯要 範行恒言

勸學文 講筵恭紀

海南出版社

新序評林
PDG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故宮珍本叢刊.第348冊,子部.儒家/故宮博物院編.-影印本.-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0.12

本輯包括:劉向新序旁注評林/(明)黃從誠撰·講學要語/(明)王之晉輯·御製資政要覽/(清)
福臨撰·內政輯要/(清)福臨輯注·範行恒言/不著撰者·勸學文/(清)福臨撰·講筵恭紀/(清)王
熙,曹本榮輯

ISBN 7-80645-868-9

I.故… II.故… III.古籍-善本-故宮博物院-叢刊 IV.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75448 號

故宮珍本叢刊第 348 冊

子部·儒家

劉向新序旁注評林 講學要語 御製資政要覽 內政輯要
範行恒言 勸學文 講筵恭紀

故宮博物院編

責任編輯:李升召

*

海南出版社出版發行

海南省海口市金盤開發區建設三橫路 2 號 郵政編碼:570216

湖南省新華印刷三廠印刷

湖南省長沙市韶山路 158 號 郵政編碼:410004

本書正文用紙由金城造紙(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生產

*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22.75 印數:1-400 冊

ISBN 7-80645-868-9/Z·35

定價:1460 元(子部儒家 27 種共 8 冊)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方面問題請與我社或承印廠聯係
我社為本書每冊(種)書新編的目錄均置於每冊書末

新序叙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千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

新序

叙

一

之如此甚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

術者蓋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意家

尚其私學者蠶起于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為言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

新序

叙

二

講况至於秦為世所大禁訖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無復明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恠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

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為衆說之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為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于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

新序

叙

三

新序

四

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蓋臣之不得已也編校書籍臣魯輦上

劉向新序旁注評林卷之一

漢沛郡劉向著

明蕭邑黃從誠評注

雜事第一

此段言舜遭人倫之變克盡孝節之道因以化天下服靈爽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音音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

劉向新序

卷一

并少子欲救舜重老婦之遺事父母待其弟尤加恭順恭養又不得好

養瞽瞍瞽瞍與象為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

歷山在河南

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

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

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音音漁於雷

言所分均平而爭也

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為天子天下化之

文法古南交之地

按此義當云北戶南方地名

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

北戶又按漢書北發是北方國名今以北發為南方之國誤也

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

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

古之魯魯門之雍有親者取小叔門之雍有親者取小叔得

此段言孔子其行孝道于州里因以致七十二子服從

闕黨闕黨之子弟岐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

此段言孔子其行孝道于州里因以致七十二子服從

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

以服事為崇

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

往其妻嫁而不制

此段語意典采語大同

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

劉向新序

卷一

孫叔敖為高僧也

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

趨境而避之也

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

布正子備而正也

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為司

叔孫之私邑

昔孔子使仲由為季氏宰三都

寇季孟墮邱后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

不肯墮成國之

不克

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孫叔敖一名穀文為買子楚之族也

此段與列女傳語意相似

孫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

感其意者也
不可謂直乎信

於我足矣。史鰌處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

聖不妄竟

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

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

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

召遽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

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鰌字子魚。論語

劉向新序

卷一

五

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祁奚字祁黃羊老請老也晉君聽公也

嗣續也君問誰可嗣續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

此猶上段見祁黃羊外舉不避仇下假見祁黃羊內舉不避親

其職解者發解孤素與祁奚為讐

言君問使可為嗣非問

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

我之讐也

言問無嗣其誰可為之嗣也軍制

問讐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為國尉。

祁奚字祁黃羊也言可以為尉

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

言君問使可為尉非問其子也

言祁奚所舉得善類

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

善類解狐

子謂祁平

此語是反周書決範言

讐。不為讐。立其子。不為此。書曰。不偏不黨。毛

仇告本

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讐。內舉不

詩小雅

回親戚。可謂至公矣。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

榮者善類惟已有是德之入故所舉得也若言足以當此詩也

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言恭

余觀楚共王將死肥但知幾歲之賢而令爵之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楚與我處。常

劉向新序

卷一

六

又知亡師于馳

言我雖與彼如仇後却云有益于我其功不小當厚以爵賞之也

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

諸大夫請誥為

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

雲石厲致子樂

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

云君臨終而目

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

知其過可不謂

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為上卿。而

恭平請誥之恭

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

宜夫

言我雖與彼如仇後却云有益于我其功不小當厚以爵賞之也

雖上不安相反

雖上不思相反

雖上不安相反

雖上不思相反

雖上不安相反

雖上不思相反

夫人性本善而喜其死及其本性也

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共王之

言善其死之善言

謂也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以開後

以開示後嗣以覺其世德廉于終身性成而不悔者也

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武侯文侯太子名譽

曹蘇

音淵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賞群臣莫能逮朝而有

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

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

劉向新序

卷一

七

申公楚中

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

已之尹申公曰成王

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

西伯子當既見擇賢在臣而不由人也

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群

此與仲也之語
能自得師者王
謂人莫已若者
明亡二句意相發

臣莫之若者下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于朝

且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于亡矣吾是以有

憂色也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

武侯遂音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

音

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言衛人遂獻公

衛國遂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

昔獻公使子縶
子伯子皮與孫
文子盟孫子賢
殺之公出奔齊
孫子又以兵逐
公

以逐逐君不亦甚乎

言延是當崇不其甚寡人之罪也

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

使為民之司為民之牧以養之

賢民之君當實有善者除

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性良君將賞善

其害民者其愛民也當如父母之愛子其益民也如天之覆物其養民也如地之載物

而除民患愛民如子益之如天容之若地民

劉向新序

卷一

八

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

國之有君所以養民而為神之主所以施惠澤而訓民之望

明畏之若雷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

言天是為使為之君實養神于民故為神之主也人君不能為神

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縱其

按師曠此段議論足以懲懼君心與孟子紂為獨夫君為寇讎同意而此語意尤婉也

故時時欲定棄天地之性也

若為主而用若非民之性也

淫而棄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

疑其神之祀患淫不施無以訓民之望也祭不修無以神之主神枯人報去之宜也

乏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

去何為公曰善

此說說范論骨
文依行地登陸
隨會獨不扶一
杖同一机軸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音况

群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

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

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

劉向新序

卷一

九

先說人臣侮主之重罪，以爲其後方說

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爲人臣而侮其主者

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

大人臣侮其君
不過重死而已
乃君爲人君而
侮其臣，雖有智
辯勇有，皆不如
忠遠至危亡，其
國可深戒也。

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爲人

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

者不爲鬪。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

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侵。簡子曰：

此賦與韓詩外
傳本同小異

善。乃罷群臣，不推車，爲士大夫置酒，與群臣飲。以虎會爲上客。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

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

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華操牘隨君之後。司

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

劉向新序

卷一

十

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

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

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

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

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

舍之諤諤。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

今之諤諤，皆紂昏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

舍之死，涕泣追
思于洪波之臺
亦非復諫之主
弟余惟其相順
死二公哉。賢子
國中，非聖子河
外而後思周舍
之諤諤，則何益
哉。

趙良說商君曰
千羊之皮不如
一狐之腋，千人
之諾諾不如一
士之諤諤。陛下
意同。

趙良說商君曰
千羊之皮不如
一狐之腋，千人
之諾諾不如一
士之諤諤。陛下
意同。

趙良說商君曰
千羊之皮不如
一狐之腋，千人
之諾諾不如一
士之諤諤。陛下
意同。

趙良說商君曰
千羊之皮不如
一狐之腋，千人
之諾諾不如一
士之諤諤。陛下
意同。

趙良說商君曰
千羊之皮不如
一狐之腋，千人
之諾諾不如一
士之諤諤。陛下
意同。

趙良說商君曰
千羊之皮不如
一狐之腋，千人
之諾諾不如一
士之諤諤。陛下
意同。

趙良說商君曰
千羊之皮不如
一狐之腋，千人
之諾諾不如一
士之諤諤。陛下
意同。

趙良說商君曰
千羊之皮不如
一狐之腋，千人
之諾諾不如一
士之諤諤。陛下
意同。

趙良說商君曰
千羊之皮不如
一狐之腋，千人
之諾諾不如一
士之諤諤。陛下
意同。

趙良說商君曰
千羊之皮不如
一狐之腋，千人
之諾諾不如一
士之諤諤。陛下
意同。

趙良說商君曰
千羊之皮不如
一狐之腋，千人
之諾諾不如一
士之諤諤。陛下
意同。

此二句當為最世人主之龜鑑蓋人主開非而不改縱有譚譚之臣何用乎

周舍之先後吾未嘗聞君過也故入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泣也

庶幾者矣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

中山狄都也漢為中山郡隋改博陵

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

劉向新序

卷一

十一

鄧通為州今國之屬直隸真定府

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

翟水音狄後人姓乃音翟

文侯大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

此段通盤作任座之言直文侯悅使翟黃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

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

此二句縱橫謀之主聞之亦未嘗不

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

拾類

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

善復召翟黃入拜為上卿

音祝

夫中行寅厚飲以刑民匪但結怨于民即鬼神亦不享矣奈何以國之亡不知罪已而反欲罪之祝簡邪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士為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吾

穆子言婦

中行寅之子

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

皮車不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

賦重則民有場勝却馬得

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

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怨

劉向新序

卷一

十二

而不遺手

謗詛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于國乎則詛亦

將為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

一祝不勝為詛句其名世之誅九人皆可銘之座石

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

慚

夫孝

意不在實蓋約代楚也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

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

大山有佳飲林不為之不斷固

不探國有財
厚折衝千里然
則楚多備臣秦
安得不畏而腹
兵哉

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

昭奚恤荆宣王之臣

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

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

王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

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于西門之內。為東

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

劉向新序

卷一

十三

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南。令

漢書景帝公楚書昭奚恤請

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

也

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

此言楚國財寶
不在器而在賢

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

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

去聲

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消之。難交兩國之歡。

此五賢在國境
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
之勢足以寒鄰
視者之膽

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

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

鼓也

理師旅。整兵戎。以當疆敵。提枹音浮鼓。以動百

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

去聲

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

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

劉向新序

卷一

十四

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

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

大惟王之稱言文王之國能遠東夷。則足以為國之聲。而文王則聖矣。蓋國多賢臣。未可謀也。

楚。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蓋往觀齊國政之得失也

此與詩外傳
大同小異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

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

進之于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罇解

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

此句為記禮以規太師之失者

受臣之恥

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

也言不習成周之樂

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

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

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

晉欲伐魯是下莊不敢過下

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

劉向新序 卷一

十五

晉欲伐衛長子路不敢過蒲然則平公欲伐齊

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

平畏一晏子與師曠而遂復其謀賢人之保國家豈渺小邪

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

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

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

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

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

與焉。

歸也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

此與韓詩外傳大同小異

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

劉子曰：『連城之璧，影射山夜光之珠，精輝合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足而走，人兩舉也，與下竟同。』

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

此句隨說平公不能好士

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

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

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

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

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

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

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

與焉。

此與韓詩外傳大同小異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

劉子曰：『連城之璧，影射山夜光之珠，精輝合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足而走，人兩舉也，與下竟同。』

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

此句隨說平公不能好士

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

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

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

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

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

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

此為章高詞賦
取辭親切蓋古
文之尤奇偉者
為後世設問之
祖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

遺行謂行有遺失也

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

看他用數千數
百數十數人字
法有筆力有閑

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

下里巴人下曲名也

鎖

為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

陽春白雪高曲名也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至

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

劉向新序

卷一

七

刻角難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

更端

音聲

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

海士大魚

其曲彌高二句
扣收其去下耳
更端以鳳為鳥
喻即外注枝花
源不絕

鳳鳥上擊于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

鴻音委小鳥也

窮冥之上夫冀田之鵠豈能與之斷天地之

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鬚於碣石暮宿

鯨音使

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

君子有高世
人固不
鳳非鵠
非鯨
以觀士矣
庶幾不舉家何
傷哉

上而只把景物敘自來生急而此處方以一句透出道人行文活潑巧甚如此
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
聖人意奇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

余觀集肉瘠而
為大理天下無
虐刑有貴于言
也師曠聾而為
太宰晉無亂政
有貴于見也故
不言之今不視
之見此伏義神

晉平公問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

字法奇特

甚矣子之墨墨也

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

去聲

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

劉向新序

卷一

六

殷之師以為師
也子公索何以
墨墨病之哉

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

言也臣謂之不墨墨者不忠之人

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

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

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

音疾

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

下不和而好財用兵者欲無厭諂諛之人容

容在旁而君不寤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趙文子問于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

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

劉向新序

卷一

九

欺刻計多謀欲正者有一王此未有不亡者

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歛為良譬之其猶鞞革者也夫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楚莊王既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

皆楚莊王為夏徵舒欲靈公還與師入陳討其弑君之罪而車裂之因陳

而悅之將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羣臣嬖女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

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襄尹取之至

恭王與晉戰于鄢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不

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

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

而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

將徙其族言之于王曰申公巫臣諫先王以

無近夏姬今身廢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

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為先王謀

則忠自為謀則不忠是厚於先王而自薄也

何罪于先王遂不徙

劉向新序旁注評林卷之一終

余謂夏姬天子重御叔弑靈公然夏南出孔康衣破國是不祥之人也楚莊王欲近之固非矣及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界之子反卒于襄老矣老嫗于卿二子之終致屈巫臣之終致屈巫臣之終致屈

劉向新序

卷一

三

劉向新序旁注評林卷之二

漢 沛郡劉 向 著

明 蕭山黃從誠評注

雜事第二

此段歷舉帝王皆由任賢而興至治

禹帝舉皋陶。益伯夷後發龍足。謂九賢。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

劉向新序 卷二

越裳南方諸國

太公闕天。成王任周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

名在文選。云南重三譯而來。獻白雉。

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

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

九公諸侯。治天下。

後管仲死。任堅刁。易牙。餓死。閉宮。六十日不葬。

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危亂之辱。虞不

此下一段歷舉伯王能用賢則殺禍不能見賢臣之不可不任也。

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

大差。闔廬之子。殺子胥。而吳亡。

子胥而破。吳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

記之子江後幸為勾踐所殺。

子胥也。又殺之。而國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

殺為重卿。并時秦魏韓趙。以代齊。齊亡。餘城皆為郡縣。

惠王昭王之子。

推弱燕之兵。破疆齊之讐。屠七十城。而惠王

騎劫。雖名騎。奇及初。已棄反。田單用火牛之計。七十餘城皆復焉。

廢樂毅。更代以騎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

滅皆復焉。

用之子。不能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

此四句。提收上意。言一興一亡。一勝一敗。較勝明者若此。

以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

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

劉向新序 卷二

二

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

此段直收。機上文。見賢人之用。無不用。而其禍福昭著。又如此。

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

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

此下一段論人君用賢不專賢由于聽信平嬖。

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為之。與不

大賢愚共賢則相銷。則正人結舌。然則使賢者賢。愚者嫉賢。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

佞士。區謀互為。

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

相銷。則正人結舌。然則使賢者賢。愚者嫉賢。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

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

論之入今不肖者議焉使智者節之又令愚者據焉則嫉妬起而隔蔽生明良奈何而論者乎

載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

敗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乎已不明而聽衆

龐恭一作龐德 魏太子

口。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

音來用

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

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恭

劉向新序 卷二

三

夫魏人洗垢求瑕吹毛有瑕揮空為有轉白為黑誠可畏哉故江充疏賤非親于元儲後母假繼非密于伯奇而攬梗之誣賊父子之恩神蜂之誰破天性之愛又況其他乎傷哉龐恭市虎之喻其言深矣

詭意指挂跌足傷感

去魏遠于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

言不信于人

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

此下作二段看上段引曾參而以下今臣之賢數句結之下段引

至遂不得見。甘茂下蔡人也。西入秦數有功。

此下作二段看上段引曾參而以下今臣之賢數句結之下段引

至武王以為左丞相。樗里子為右丞相。樗里

此下作二段看上段引曾參而以下今臣之賢數句結之下段引

子及公孫子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

古其道路終于韓之宜陽

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

其時欲車通三川以觀周室

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

輔猶副也

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令向

壽輔行

壽。甘茂既約魏許。甘茂還至息壤。謂向

壽曰

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

願王勿伐者非直勿攻欲與王

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

茂欲壽告王勿攻王必疑其故而茂得以薦其言息壤秦地勿攻之故

曰。宜陽大縣也。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

有與魯子同名姓者

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

曾參同名姓者殺人

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

此下作二段看上段引曾參而以下今臣之賢數句結之下段引

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

此下作二段看上段引曾參而以下今臣之賢數句結之下段引

堂。其事而以今

此下作二段看上段引曾參而以下今臣之賢數句結之下段引

此下作二段看上段引曾參而以下今臣之賢數句結之下段引

此下作二段看上段引曾參而以下今臣之賢數句結之下段引

此下作二段看上段引曾參而以下今臣之賢數句結之下段引